

# 唐代叢書

限 期 表

書 名 借 出 處 還 期

唐代書畫

劇談錄

唐 康 駢 輯

會昌中北都晉陽令狄惟謙仁傑之後守官清恪不畏  
彊禦屬邑境亢陽自春徂夏數百里田皆耗斃禱於晉  
祠畧無其應時有郭天師暨并州女巫少攻符術多行  
厭勝監軍使携至京國因緣中貴出入宮掖遂賜天師  
號旋歸本土僉曰若得天師一至晉祠則不足憂矣惟  
謙請於天師初甚難之既而敦請主帥遂親往迓焉巫  
者唯唯乃具車輿列幡蓋惟謙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

具供帳罄折庭中翌日語惟謙曰我爲爾飛符上界請  
雨已奉天帝命必在至誠三日雨當足矣繇是四郊土  
庶雲集期滿無徵又曰災軫所興良由縣令無德我爲  
爾再告天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奉之愈謹竟無其  
效乃驟欲入州復拜留曰天師已爲萬姓來更乞至心  
祈請悖然而書曰庸瑣官人不知天道天時未肯下雨  
留我將復奚爲乃謝曰非敢更煩天師俟明相餞耳於  
是宿戒左右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詰旦有  
所指揮汝等咸須相稟是非好惡予自當之追曉時門

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狄酒殺供設一無所施郭乃坐  
堂中大恣訶責惟謙遂曰左道女巫妖惑日久當須繫  
在此日焉敢言歸叱左右於神前鞭背二十投於溧水  
祠有山高可十丈遽命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笄  
立其土於是闔城駭愕云邑長杙殺天師馳走紛紜觀  
者如堵時砂石流爍忽起片雲大如車蓋先覆惟謙立  
所四郊雲物會之雷震數聲甘雨大澍原野無不滂流  
士庶數千自山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殺巫者初亦怒之  
旣而精誠感應深加嘆異表列其事詔書褒異云惟謙

劇邑良才忠臣華胃，觀茲天厲，將瘳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情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昊天猶鑒，克誠予意，豈忘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乃賜錢五十萬。

元積鎮江夏，襄州賈墅有別業，構堂架梁，纔畢，疾風甚雨，時戶各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甕悉列於梁上，都無滴汗於外，是年積卒。

大中歲，韋顥舉進士，詞學贍而貧窶，滋甚，感暮飢寒，無

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之  
夕風雪凝沍報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顓略無登第之耗  
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酒饌慰安見女僕料數衣裝  
僕者排比車馬顓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  
名將進修賀禮顓坐逼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  
忽有鳴梟墳之集於竹上顓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  
飛起復還久而方去乃謂諸候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  
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禍患俄而禁鼓忽鳴榜放顓  
已登第光服用車馬悉將還焉

鳳翔少尹王鮪禮部侍郎凝之叔父也年十四五與童兒輩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祭以酒饌其後數夕陰晦忽聞窓外窸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等受君深恩免在蕪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爾後凡有吉凶盼嚮間必來報如此數年遂與靈物通徹崔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鮪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妓善歌者令召之良久不至珙自入視之云理裝纔罷忽病心痛請飲湯而出珙復坐鮪具言歌者儀貌珙怪問之云適見一人着短綾緋衣控馬



而去語未畢家僕報中惡救不返矣珙甚悲之鮪密書  
有一事或可活之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  
令求覓有度支所用甚幹事以善價取之不踰時而至  
鮪令扶歌者置於淨室榻上前以大盆盛酒橫取板安  
牛頭于其上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曰專伺之曉鼓  
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鮪遂去禁鼓忽鳴果  
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盆酒悉乾牛怒曰出於外  
數口方能言云其夕治裝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  
行約數里見室宇華麗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

至大喜致於妓席歡笑方洽忽聞有人大呼聲振庭廡  
座者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徑  
趨而出無不狼狽而走惟歌者在焉牛頭引於階前背  
負而出行十數步忽覺臥於室內琪後密詢其事鮪終  
不言

乾符中有李使君出牧罷歸居在洛陽深感一貴家舊  
恩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往來李因  
以其宴爲說僧曰某與爲門徒久矣每觀其食窮極水  
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

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唇恐未必能致止  
於精辦小筵亦未爲難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奴親爲調  
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弟兄列坐矜嚴若冰玉餽  
羞每至曾不入口主人揖之再三唯沾果實而已及至  
冰餐但置一匙于口各相覘良久咸若嚙蘂吞針李莫  
究其由但以失飪爲謝明日復見聖剛備述諸子情貌  
僧曰前者所說豈謬哉旣而造其門間之曰李使君特  
備一筵餽饌可謂豐潔何不畧領其意諸子曰燂炙煎  
和未得法僧曰他物縱不可食炭炊之餐又嫌何事乃

曰上人未知凡以炭炊饌先煖令熟謂之煉炭方可入  
爨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食僧拊  
掌大笑曰此則非貧道所知也及巢寇陷洛財產剽掠  
俱盡昆季數人乃與聖剛同竄潛伏山谷不食者至于  
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  
爲餐而賣僧囊有錢數百買干土杯同食腹枵旣甚膏  
粱之美不如僧笑而謂之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堪與  
耶君吃否皆俯頭慚視無詞以對

開成中有龍復本者無日善聽聲揣骨每言休咎無不

中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壽宋祁補闕  
有盛名於世縉紳之士無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貴達  
時永樂蕭相寘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  
本執蕭公良久置于案上曰宰相笏次至宋補闕者曰  
長官笏宋聞之不樂蕭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  
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鎮朝野  
未見間佇立間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  
墮面笑未已朱崖目之廻顧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  
聞之者莫不心寒股慄未旬日出爲清河縣令歲餘遂

終所任其後蕭公敷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  
非久遂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張侍郎某爲河陽烏重裔從事同幕皆是名輩有道流  
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已年壽官祿  
九霞曰司徒貴任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封建茅土唯  
在保守庸勳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旣而遍問  
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烏公重一裴副使應聲  
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  
尊旨以某所觀卽不在此時夏侯相孜爲館驛巡官且

形質低粹。烏因戲曰：莫是夏侯巡官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于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廡廟，履歷清途，亦至榮顯。旣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妙，若以綏冕累身，止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倘能擺脫囂俗，相隨學道，卽二十年内，白日上昇，某之此行，非有塵慮，是亦尋訪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

濶但唯唯然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廻頗甚  
嗟惜因留藥數粒并黃紙書一緘而別云藥服之可以  
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啟之書窮之辰當  
自相憶其後譙公顯赫令名再居台鉉張果踐朝列出  
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  
三紀時爲戶部侍郎紙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  
而齒髮衰退每以道流之事話于親知追想其風莫能  
及也

處士丁重善相人駙馬于悰方判塩鐵頗有空弼之耗



時路巖秉鈞持權與之不協一日重至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賓朋處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巖笑曰見是貴戚復作塩鐵使耳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巖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者久而竟不相豈將入事可以斟酌某比不熟識於侍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人其次風儀修整禮貌謙抑如百斛重器所貯尙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